



目 录

语言雨的传说	(1)
“仓颉造字”的传说和“六书”	(4)
《木许》有一“季达”	(8)
别字父子	(11)
爹爹不是人	(12)
名菜“刁功半内”	(14)
犬是我爹	(16)
高员外买兔	(18)
砍 树	(20)
牛杏先生	(22)
老二的家信	(24)
赛“东皮”	(25)
狼狼地斗	(27)
胸有成个个	(28)
拍马屁	(29)
露马脚	(30)
喝墨水	(32)
敲竹杠	(34)
“葱”字的故事	(36)
下雨天留客	(38)
巧用修辞避祸	(40)



小标点意义大	(41)
怎么都走了——说话要得体	(44)
锦囊、聊斋与菜单——要处处留心生活	(46)
一封家书	(49)
疯疯癫癫写《三国》	(52)
哥哥的来信	(54)
可疑的乞丐	(56)
父子皆进土	(57)
巧送对联	(61)
杂种先生	(63)
快放“狗屁”	(64)
对联惊知府	(66)
村妇难秀才	(68)
妙趣横生的弥勒题联	(70)



语言雨的传说

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呢？世界上的许多民族、许多国家都流传着不少有趣的传说，其中“语言雨”的传说流传得更为广泛些。

那是在遥远遥远的荒古时代，刚刚有了人类的时候。那时的人类是没有语言的，都是哑巴。他们在一起生活相互交际时，都是用手势、眼神、面部表情、全身动作或吼叫来进行的。有一年，干旱异常，草木枯黄凋落，河流水塘干涸见底，就连土地也干得龟裂了。人们没有野果子吃，也捕捉不到小动物，又饥又渴，几乎生活不下去了，都焦急地等待着下雨。突然，有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哗、哗、哗地下了起来。这一点一点地雨滴呀，落地丁丁有声、节奏分明，音韵铿锵，振振有词，可以说是大自然赐给人们的语言雨啊！有的地方下的是黄雨，有的地方下的是红雨，有的地方下的是黑雨。干渴的人们高兴地贪婪地狂饮着这甘露般的雨水。说也怪，雨一停下来，奇迹就发生了，人们忽然会说起话来。人们高兴得发狂了，唱歌呀，跳舞呀，用语言交流思想呀，足足地庆祝了三天三夜。从此人们就有了语言。

当然现代科学发展了，人们再也不相信这种语言产生的神话传说了。而是用极其慎重的科学态度去研究它。那么语言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语言是伴随着类人猿到人类的漫长历史进化过程，在不断的劳动中，逐渐产生并且日益发展丰富起来的。



大约，几十万年以前，在热带的地方，生活着一种高度进化的类人猿。它们成群结队地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生活，摘一些野果和捕捉一些小动物当做食物。它们没有语言，只会吱吱地喊叫。后来由于气候的变化，森林逐渐缩小了，甚至被干旱的草原所代替。这些类人猿为了生计，便不得不离开森林到地上来寻找食物，不久，它们便逐渐地学会了直立行走。由于直立行走，它们像其他动物一样的前肢被解放出来，成为人类所特有的手。手做着各种活动、越来越灵活，大拇指可以和其他四指对握，甚至进而能达到制作各种简单的工具，以此来防御野兽的侵袭和从事捕获猎物等其他简单劳动，这样类人猿就变成了最原始的人类。当然那时的社会，生产能力十分低下，只有从事集体的劳动，采摘果子，捕获动物，才能生活下去，否则就要灭亡。人们在集体劳动中，急需要互相交流思想，协同工作。如围捕一些鹿吧，就要有人去撵，有人设下埋伏；有人在东，有人在西，有人在南，有人在北，布下天罗地网，才能捕获到。否则，鹿早就跑了，人们的劳动不会得到收获。不只如此，人们在集体生活中也急需交流思想，才能过上更和谐更团结的生活。这样，就给作为人类交际工具语言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客观条件。

同时由于人类直立行走的实现，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劳动，眼界扩大了，知识丰富了，头脑发达了，思维形成了。由于直立行走的实现，使类人猿能够更自由地运用肺和声带，使类人猿口腔内的发音器官有更大的活动余地，使口腔与喉部气流的通道形成一个直角，不再像其他动物似的几乎连成一条直线。这就有助于人类的祖先在发音时构成更多式样的阻碍，控制气流，发出更多式样的声音。这样，人类产生语言的主观条件也就成熟了，于是语言便逐渐地产生了。由此可见，是劳动创造了语言，自从有了



人类社会存在的那一天起，就产生了语言。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就是人类语言的产生过程。人类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语言也就随着不断发展。

(李继学)



“仓颉造字”的传说和“六书”

我国古代流传着“仓颉造字”的神话；很古时候，有一位名叫仓颉的人。他的脸长得像龙的脸一样，嘴巴很大还生着四只眼睛，放射着神奇的光芒。他看到小鸟和走兽在地上走过留下的爪的蹄子的印迹，可以当作区别事物的标记，于是，就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汉字。这件事惊得老天爷把谷子像雨一样的哗哗啦啦地降到地面上来，吓得鬼怪在夜里“啾啾”啼哭不止。

其实，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同样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字只能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创造的。以“人”这个字为例，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中就有 76 种写法，这就足以证明绝非仓颉一人能创造文字。

仓颉只是个传说中的人物，并且被神化了。如果在历史上真有其人，我们不如把他看作是一个集中了集体智慧，在汉字的收集、整理和加工的工作中成绩显著的佼佼者。

汉字与世界上其他文字一样起源于记事图画。我国考古工作者的发现，跟汉字起源有关的最古的资料主要有哪种：一种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仰韶、马家窑、龙山和良渚等文化的记号；一种是原始社会晚期的大汶文化的象形符号。这些陶器上的符号，虽然不是任意的刻画，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只是一种具有一定意义的记号。它们对汉字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可视为汉字萌芽阶段的雏形。



从原始的图画到文字画，又从文字画质变为图画文字（最初的象形字），再发展成文字体系，必然经过千百年，甚至几万年广大人民群众集体创造才能完成。在整个文字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许多人成了个别字的创造者。一个字创造出来以后，只要被社会公认，必然传播开去，流传到后代，也就约定俗成。经过千百年的积累，才可能出现能记录整句话、成段文辞的文字体系。

汉字虽不是一个人创造的，是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的造字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讲到造字的方法，先要知道“六书”的名称，什么是“六书”呢？

“六书”是周代晚期到汉代时人们分析了周代以前的人造字的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这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种。“象形”就是把字画成像所代表东西的样子，如“日、月、水”等字。“指事”就是用具体的笔画表示抽象的意思。比如“上”字就好像有一件东西在另一件东西的上面，“下”字，就好像有一件东西在另一个东西下面。“刃”，用一小横指出刀刃所在的地方。“本”用一小横指出树木的下边是根本。“末”，用一横指出树木的末梢在上边。“会意”是把两个或更多的意思合在一个字里，表示一个新的意思。从字形上看，它是把两个或几个单体字合在一起，产生一个新字。比如日月为“明”，双木为“林”，三人为“众”，小土为“尘”等。有些会意字的结构要复杂一些，如门就是“宀”，表示房子等等。“形声”字一般是由两个偏旁所组成。一个表示这个字的意义或属性，一个表示这个字的读音。也就是半边表义，半边表声；表义的叫“义符”，表声的叫“声符”。义符和声符结合在一起，表示一个新的意思。如“油”，三点水表示油是液体，“由”表示读音。



“案”是桌子，属于木类，所以用“木”做义符；读音跟“安”相同（声调不同），所以用“安”做声符。在形声字里，义符和声符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可互为左右、上下、内外。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现在，不少字的声符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字的读音。如用“也”作声符的字，有“地、池、他、施、拖、迤”等，但没有一个读“也”的。有些字最初的意思现在已经不用，这些字的字义和义符之间的联系也就不容易了解。我们现在很难看出“派、法、治”等字与三点水旁的联系，也很难说清“校、检、极、概”为什么是“木”旁。“转注”就是用一个形声字的引申义，换了形旁（义符），另造一个形声字。如耙地的“耙”是由爬行的“爬”间接得义的，不是由“巴”声直接得义的。“巴”的本义是匍匐，加个“爪”旁就成了“爬”，再引申开去用有齿的东西拖过地面也可以叫做爬，因而就把“爪”旁换做“耒”旁成为“耙”字。所以“耙”字就是“爬”字的转注。像这样的字，在现在北京话里就有很多。“假借”就是同音代替，一种语义借用一个字形字义不相干的但是语音相同的字来代表，久而久之，这个字一借之后就永远失去本义。这种现象在虚词中较多。因为虚字没有实在的意义，既不能象形，也不能会意，指事又无事可指，形声又有声无形，所以只得借用同音字来表示。例如“其”本是箕，借作虚字而另造一个“箕”字，它就久假不归专作虚字了；“而”本是须髯，既作虚字就不再当须髯讲了；“者”本是著名的意思，“我”本是兵器的象形，现在都因假借而失去了最早的本义。“假借”字作为专名字的也很多，如人、地名、国名、民族名等。

“六书”是前人研究汉字所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并不是先有“六书”然后有汉字，而是先有汉字然后有“六书”。



“六书”是汉字发展过程在的产物。从来的造字就不都是和“六书”完全一致的，有的方法在“六书”以外。至于这六种造字法，在汉字创制的历史过程中，它们的比重也不一致。汉字发展到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六书”包括的几种不同形体结构的字大致都有，但形声字只占 20% 左右，转注字也很少。后来形声字逐渐增加，到东汉《说文解字》收录约 10000 字时，形声字已达 80% 以上；象形字只二三百字，指事字 100 多个，会意字大约有 1200 余个，假借字和转注字也不过约几百字左右。汉字发展到现在，形声字约占 90% 之多，所以汉字被称为意音文字体系。

(赵晓东)



《木许》有一“季达”

一个书生学习很不认真，常读白字。

一天，他正在看《水浒》，他的朋友来串门，问道：“你看的是什么书啊？”回答说：“《木许》”。朋友感到很奇怪，想：“我看过不少书，可《木许》这本书还从没听说过。”就又问：“书中写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回答说：“有一个叫季达的。”朋友没听说过这个人物，再接着问下去：“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回答说：“这个季达手使两把大爷，有万夫不当之勇。”

朋友这下恍然大悟，原来，这位白字先生把“水浒”读成“木许”，“李逵”读成“季达”，“大斧”读成“大爷”了。

就是这样一个糊涂蛋，后来竟用钱买了个县官当。你说，他能当好这个官吗？下面咱们看看他当县官后的笑话。

这一天，他坐堂问案。书记官呈上名单，上写着：“原告叫郁工耒，被告叫齐卞丢，证人叫新釜。”

县官看完名单，开始叫：“都上来！”原告、被告、证人一起上来了。县官一看，生气地说：“我叫原告一人，为什么全上堂来？”

书记官在一边不敢指出他读错了，只好陪着小心说：“原告名字，另有念法，叫郁工耒。”

县官点了点名，又接叫被告名字：“齐下去！”原告、被告和证人互相看了一眼，又一齐下去了。县官又生气地说：“我叫被



告，为什么全下去了？”

书记官再次小心地说：“被告名字，也另有念法，叫齐卞丢。”

县官一听，眼珠一转，聪明劲上来了。问道：“既然如此，那么，证人名字你说该念什么？”

书记官回答说：“叫新釜。”

县官高兴地说：“我就估量他必定也另有念法。不然，我就把他叫亲爹了。”

又一次，这个县官审案。

他坐在堂上，翻开状纸看了看，叫道：“再往后！”

犯人没有表情，后退一步。

“再往后！”

犯人又后退一步。

县官猛击一下惊堂木，犯人慌忙再后退，差点碰到大堂柱子上。

“再往后，你这混账东西！叫你为啥不应？”

犯人大梦初醒，连忙说：“禀知大老爷，小人姓冉，名佳俊，不叫再往后。”

县官听了，又羞又怒，厉声喝道：“你这混蛋，一脸麻子，哪里俊？来人哪，把他押下去！”

这个挺要面子的草包把“郁”读成“都”，把“工”读成“上”，“来”读成“来”，“卞”读成“下”，“丢”读成“去”，“冉”读成“再”，“佳”读成“往”，“俊”读成“后”（“后”繁写为“後”）。这些字两字形相似，这个从小养成读书认字不认真的习惯的家伙，把它们读错了。

现在我们使用简体字，笔画少，比较容易记。以前，用的繁



体字，笔画多，更难记准确。现在香港、台湾仍在使用繁体字。下面是一个发生在港台的笑话：

有一次，一位农民进城，竟跑到一家诊所去买豆酱。

医生诧异地问：“怎么来这儿买酱？”

“门口不是挂着‘酱料’的牌子吗？”农民说。

医生笑了：“那是‘医科’，不是‘酱料’。”

由于繁体字“医科”的“医”很像“大酱”的“酱”，“科”与“料”也很相像，以至于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民搞错了。

“四人帮”当权那阵儿，有一个靠造反起家的家伙当上了报社总编。

群众向上级领导反映他不学无术，思想品质恶劣。他忙跑到主子姚文元那里去讨主意。姚文元为他写了一份指示：“总编德才兼备，岂能肆意贬低。如此刁刻发难，实是吹毛求疵。今后若有此事，定将狠狠打击！”

这个家伙如获至宝。回报社的当天晚上就召开全社紧急大会。只见他往台上一站，双手捧着这个指示，大声说：“现在传达首长重要指示。首长说：‘总编德才兼备，豆能肆意乏低。如此刀刻发难，实是吹毛求疵。今后苦有此事，定将狼狼打击。’”

这个“德才兼备”的总编，把“岂”读成“豆”，“贬”读成“乏”，“刁”读成“刀”，“疵”读成“屁”，“若”读成“苦”，“狠”读成“狼”。短短的只有三十六字的一小段，就读错了六个字，这样的人竟可以当报社总编，这不只是笑话，而是社会悲剧啊！

(陈 福)



别字父子

从前有个叫季康子的土财主，他识不了几个字，却要故作斯文，满口“之乎者也”。他有个儿子名叫日叟，也是个不学无术的少爷。这父子俩经常读别字，闹出许多笑话，人们称他们为“别字父子”。

有一次，儿子奉命出外做生意，走到一个地方，突然遇到大雨，他没有带雨伞，浇成了落汤鸡。日叟只好写了一封信给父亲，信是这样写的：

“父亲大人：儿走到半路，天下大雨，别人都有命（伞），就我无命（伞），有命（伞）快带命来，无命（伞）则带钱来买命（伞）。儿字。”

信送到家时，正碰上季康子大宴宾客，他拿过信一看，顿时气得脸色铁青，原来，信封上写着：“李（季）麻（康）子大人收”。再看内容，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马上提起笔来，给儿子回了一封信，信上写道：

“四（日）嫂（叟）：你会马（写）则马（写）之，不会马（写）则熊（罢）乎，堂上容（客）哉，差（羞）死我也！父字。”



爹爹不是人

从前有个名叫于大心的举人，非常疼爱自己的宝贝儿子。他望子成龙心切，亲自教儿子读书、写字。一天，他颇为得意地告诉儿子说：

“爹爹读半辈子书，认得的汉字有好几千，最要紧的是爹爹摸到一个窍门：汉字的意思与偏旁有关，比如说与树木有关的字都是木字旁；与水有关的字都是水字旁；与石头有关的字都是石字旁；与衣服有关的字都是衣字旁；与火有关的字都是火字旁……”

儿子喜出望外，拍手笑道：“爹爹，真是好爹爹，有了这个窍门，日后写字就不用犯愁了……”

第二天，儿子把自己写的字拿给予大心看了，于大心边瞧边乐，夸奖儿子说：

“哈哈，真是名师出高徒，将门出虎子呀，这些字全对，看来爹爹的窍门你已经运用自如了。”

儿子写的是柳、材、灯、灶、袄、裤、裁……他听了爹爹的夸奖，喜不自禁，立刻又写了几个字，送给于大心，笑嘻嘻地说：

“爹爹，我会写爹爹的名字啦，您瞧……”

于大心举目一瞧，见儿子写的竟然是“仵伏伦”三个怪字，恼怒地申斥道：



“怎么给我的名字全加上了人字旁？真是胡闹！”

“爹爹，儿不是胡闹。爹爹说过凡是与人有关的字都是人字旁，爹爹与人有关，名字当然要加人字旁……”

“住嘴！全是胡说八道！”于大心气急败坏地责骂儿子。儿子却不知错在哪里，睁大了眼睛问道：

“难道爹爹不是人吗？！”

“放屁！”于大心举手“啪”打了宝贝儿子一个耳光。

（李育柏 陈日朋）



名菜“刁功半内”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白字先生。此人平日读书心不在焉，念字读偏旁，对写错别字更是满不在乎，对于亲友的忠告当作耳边风，记不在心上。

一日，白字先生闲着无事，就扎条头巾，穿着长衫到闹市闲逛。日将正午时，白字先生只觉得饥肠辘辘，便加紧脚步来到一个饭馆前，手撩长衫信步走了进去，只见他倒背双手，对着饭谱，摇头晃脑地念念有词：“刁—功—半—内，刁……功……半……内。”白字先生暗自欢喜，这“刁功半内”可是有生以来没有品尝过的美味佳肴哟，随后，拣个雅座儿坐下。

不多时，头戴白帽，肩搭毛巾，腰系围裙的店小二走来：“请问先生，要用哪道饭菜，只管点来。”白字先生咬文嚼字地慢慢说道：“鄙人要吃贵店新添名菜——‘刁功半内’，”店小二听罢，感到莫名其妙，不由心里一怔，心中暗想，什么“刁功半内”。心虽这么想，但又不能说出口，只好满脸堆笑地说道：“请先生用别的饭菜怎样？”白字先生有些不高兴了：“自古以来有卖有买，我就是要吃‘刁功半内’，关你何事？”说完把脸一扭，胸脯一鼓一鼓地还挺有气呢。店小二心想，这真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只好诺诺连声退了回去。

店小二回到内室，对来客要吃“刁功半内”的事百思不解，心中好不纳闷，急得满头黄豆粒般的汗珠顺腮而下。心想，我在



此馆当伙计三十余年，还未曾听过这味菜，也未曾见过如此不晓事的客官。一边想，一边在桌上用右手指划着“刁功半内”几个字。一抬头，瞧见挂在墙上的菜谱，顿时恍然大悟：哎呀呀，原来这个白字先生把本店新添的“刀切羊肉”四个字念错了两对，还如此蛮横。心中好生不快，暗暗想：你不仁，休怪我无义。一气之下，就把残剩饭菜收拾到一个精致的大盘内，又加上辣椒酱油醋和少许糖搅拌几下端出送上。

再说白字先生正等得不耐烦，看见店小二把自己盼望的美餐送来，一是因为饥饿，二是心想这道名菜一定非同一般，就狼吞虎咽地大口大口吃起来。白字先生虽然感到酸咸辣，不好食用，但又爱面子，怕惹他人讥笑，就边吃边装模作样地赞不绝口：“‘刁功半内’就是好吃，真不失为上等菜。”

坐在一旁的一位老农听了此话，不知这书生说些什么，就问道：“先生连连夸赞，但不知你言讲的是什么？”白字先生瞧了老农一眼，说道：“想此名菜‘刁功半内，你也不曾用过。”农民扑哧一笑，一口饭菜喷出老远。他低声说道：“我听闻此处近日新添‘刀切羊肉’，可从没听说过有什么‘刁功半内’！”白字先生听罢，走近菜谱前仔细瞧瞧，不觉满面通红，把袖子一甩灰溜溜地跑了出去。

（陈生明/《井陘民间文学集成》）